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斐然集卷十四 十五

詳校官贊善臣朱 紱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李堯棟

謄錄監生臣王 鉽

斐然集卷十四

宋 胡寅 撰

范直方樞密院檢詳官

本兵肴府幾務實繁前之所行後以爲例視已成事詳處厥中必待更練之才乃副司屬之任爾議論明發才周事爲朕思文正忠宣肇敏戎公而不得見訪求後裔倘或有聞爾宜以奕世之所傳參今日兵政之治否告

于而長豈曰小補之哉

陳昂直徽猷閣知信州

朕之用人必內外劇易無所不試然後其才之宜否灼見不疑爾頃由薦論超列樞屬亲濡退黙不露其鋒褒揚和議之人以贊本兵之政吾固知爾之所存矣俾聯內閣出剖郡符更觀所為尚服休命

吳革福建提刑

任力者必勞逸相半然後所任不厭用才亦然苟勤其

才而不閔其勩此北山之詩所以刺役使之不均而歎從事之獨賢也爾屢領漕寄未嘗辭難軍不乏興厥績既茂稍從休假俾按祥刑洛爾七閩僻在一隅大盜之後已漸安堵能使訟獄平允民謂不寃刺舉無私吏知所畏則爾之職亦不勞而稱矣

李謨知潤州

維京口重鎮自昔南北之際必謹守以固國今城池高深天塹截然其險阻之勢自如也獨以數罹寇攘民散

不復而供億軍師之資重困遺黎是皆守險所當念者可不務乎爾學優而仕揚歷有聞曩在北方嘗著干城之略兹為敵使益髙足食之能矧爾鄉邦淵為北境又嘗攝事恩信已孚往祗厥官勉建勲績

朱震轉一官

朕惟帝王之治求端于天本天理而時措之後世用智力判天人凡歷象授民之妙散為術家至于閏餘失次攝提無紀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拂天害民亂之大者

也具官學深象數智潛幽眇會于道要得其本元屬歷法之有差視筭家而參正成書來上七政以齊雖史遷之起太初子雲之明三統不得專美予用嘉之序進一官少旌勞勩是謂德賞往其欽承

陳葵將作監丞

朕卑宮陋室不敢少安營繕之事蠲省久矣而大匠官屬猶存不廢者意將恢復中原則左宗廟右社稷面朝後市之制有其人而後政舉非為冗設也肆其命爾往

丞于監勿謂無事而忘職思

劉大中回授祖一官

蓋聞木落糞本水深則回德善之修既覃其後裔孝愛之報必光于前人天理固然朕心所尚爾質直而好義泛愛而親仁言行信于鄉閭氣節厚于風俗輕財重士教子起家遂生聞孫靖共正直居朕左右為國羽儀會修史而遷官顧疏恩而追貢特屈常法旌其念祖之心尚有英知歆此漏泉之渥用為世勸豈獨爾私

汪應辰改官

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遂冠時髦名震中外夫學于聖門者必辨義利之分正其義不謀其利則為舜何難焉苟以利為義其去跖亦不遠矣爾益自勉以成遠業初從京秩服此訓言

趙伯牛湖北提刑

大湖之北土沃俗富自軍興賦重吏緣為姦訟諜政煩

民不堪命乃相保聚以延歲月今既蕩定吾加惠焉按臨列城尤在良吏以爾才藝之美性質之厚用付使節俾司祥刑問俗觀風舉才刺否爾其正身率下寬刑省苛勿肅喜怒之私惟民便否是視庶幾遺黎知朕德意安其生業往思勉之

韓瓚廣西提刑

朕閱諸道讞奏病庶咸奪貨頗類放紛未嘗不申飭憲曹再三欽慎矧八桂二十餘郡遠在數千里外大姓侵

漁州縣小民訟獄失平言者上聞朕所隱惻以爾廉明公介學道而愛人為吏南方聲實甚著就易使節俾按祥刑夫嶺海僻陋之邦華夷雜居俗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惟力去其為民害者則訟理而政平矣

馬擴轉一官

比命相臣督護戎旅凡厥將屬咸著勞能具官韜畧從横曉暢軍事朕勤于外績用甚昭加進官聯用為衆勸其祇新命益務遠猷

郭執中樞密都承旨

朕以世仇未復軍政是修旣任大臣分典內樞之地乃選良士入參宥密之聯俾幾務之與聞實嘉謀之有賴久虛厥位必惟其人具官氣果而才通識明而論辨早周旋于塞上更事已多晚諮議于軍中臨機輒應挺忠誠而自竭當勤勩而固辭其次對于西清以近承于中旨尚詢黃髮勿云膂力之愆益罄丹心思佐戎衣之烈

吳超等轉官

侵敗王畧偏師禦之捷音上聞可無懋賞具官忠于敵愾勇克摧鋒戰艦孤騫敵舟盡覆淮壖不聳紀律無譁旌以郡符餘人云超進官階用為勸衆

王權轉一官

侵敗王畧偏師禦之捷音上聞可無懋賞具官忠于衛國勇可冠軍總貔貅以前驅鬬艨艟而盡獲淮壖不聳紀律無譁超進兵團用為衆勸益思遠績别對寵光

李弼直太常博士

奉常禮樂之所自出凡有大典詢度訂正必及于屬士歷世以來皆為清選爾學識趣正文藝宏博往踐厥職夙夜惟寅使議論屈服于諸儒禮儀不專于胥吏是為稱矣可不勉哉

陳得一賜號通微處士

朕稽若上古治歷明時歲久或差未之有改爾潛心數學高步筭家推往知來無一不合成書既上正朔以齊用錫寵名少旌篤志歸榮華皓服此訓言

潘良貴起居郎

左右史秉筆入侍言動必書凡有嘉謀直許進對惟不欺可以信後世惟有學可以宏規益久虛其選疇克當之以爾瑚璉守身冰霜厲操達于世務心在國家德譽日隆朕所器重入聯東省莫若汝諧以無玷之身修行可移之忠順不獨俾司于記注實將有取于論思尚服訓言以對光寵

其人贈直秘閣

昔元祐初登用先正司馬光天下賢材由類而至小人不利黨論興焉自今觀之孰邪孰正朕所以昭洗寃憤而次第施恩實惟忠勸方來非獨有憫于既往者也爾得所附麗名掛于籍閱世之後清議皎然玆用追錫以中秘之美其視為讒邪竊富貴死而與草木俱腐者亦相遠矣尚服明訓增爾之光

孟其贈直秘閣

有國家者養才勸善如藝嘉木扶持拱把以須合抱之

成而或夭于斧斤遭彼霜露匠伯睥睨尚且歎惜況佳
子弟近出戚屬不幸類此吾懐如何以爾天質茂明有
志自立以積學為富以敏行為貴維我昭慈先后慶門
所頼秀而不實孰測其然中秘萃資儒林妙選令以贈
爾雖死而猶生矣

某人太府丞

外府受藏國用所待凡厥官屬非才孰宜爾來自逺方
見稱行治往司丞職益究所能克謹有司之常當被陟

明之典

其人改合入官

屬者臨遣使臣宣諭諸道委以刺舉之事爾才學行治克膺薦論賜對便朝畱如所舉俾易京秩庸示寵嘉服此訓言以永終譽

其人加職

朕選忠智之士佐議于軍師又時親考其策畫以觀中否爾以職事入奏所陳辨達可謂能矣夫言適于用好

謀而成朕之所樂聞也增昇榮序益思厥績

李彌遜直寶文閣知吉州

廬陵之俗喜爭而囂訟賦輸所入乃甲于江西自頃鄰邦寇殘或逮屬邑赤子流散鮮安南畝是以大農所仰數減于舊而習俗利弊乃甚于前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爾才智疏通吏能肅給踐更中外咸著嘉稱玆俾對敭有言動聽進班延閣往服郡章其推吾子養百姓之心以善爾拊循千里之最

吳玠贈三代

朕方用武西頋秦關爰有虎臣為時而出居秉鉞建牙之位貳宣威撫俗之權克奏膚公以佐戎辟想其慶衍蓋有福基属毖祀于合宫用均恩于幽顯以明積善之效而慰孝孫之心具官曾祖隱約自修沉潛弗耀仁深德厚報雖不在其身本固末蕃久而克昌厥後東朝二品名寵秩尊加賁慈書以重褒典朕之所以惠爾三世而玠之所以逮其重祖者可謂盛矣歿而未泯尚克歆

茲

人臣忠力自奮雖起孤單逺其功績既昭官尊職鉅則

所以寵之者上及其三世葢欲為服勞者之勸而示天

下以積德累仁之有報也具官曾祖母静専閫淑嬪于

令門流澤既長啟佑乃後時予禦侮之士實爾多才之

孫付以節旄任重陜蜀合宫敷慶追錫有章登崇號名

易畀嘉郡往奠厥壤歆承茂恩

朕祗率舊典禋祀總章五福之敷廣覃于民庶四篋之

惠下及于翟閽刲時仗鉞之臣久懋幹方之烈遂承祖
武克亨宗祧爰有彛章豈忘追貴具官祖懷實不售種
德自深義訓所覃戎昭是力念功原始加秩疏恩東朝
之孤傅位最寵懸書申貴兼示哀榮俾致告于蒸嘗尚
無忘于祇服
朕惟婦人功用不得表于世而于其子孫覩焉才力忠
勤能扞門戶之寇謙恭謹畏罔干典憲之文富貴不離
其身以克光大勲閥則其祖妣之所以教亦可考矣疏

榮上達厥有國常禋賚方頒追褒可緩具官祖母行應
儀矩化行閨門祚其材孫作我名將易封上郡申錫賛
書揚于廟中服兹寵渥
盖聞父愛其子則因其材而教之君愛其臣則俟其功
而褒之既褒其功以是為未足也則又推其義方之所
自慜有加寵位不次授奬忠勸孝各得其宜然後吾所
以待臣子之心于是為無歉具官父藴材抱器雖不自
見而其後嗣能讀父書瑞節虎符佐使秦蜀功名浸美

克大其門惟爾教忠行有兹慶明堂大賚𠂀典致隆貳

孚官師名秩尊寵尚其如在服此茂恩

人子愛其父母孰不願于顯揚人臣致其勲勞乃克膺

于追報得預兹典豈非至榮具官母作德懿純慈而能

教錫義流慶在爾後人兹有事于總章迺均賚于存殁

許國之忠既効終天之念不泒豆籩致隆那復大隧之

賦膏沐贈腆改卜小君之封尚其靈明服膺寵號

部伍致衆猶家人僕妾之籓原野陳兵積鞭扑謹懲而

大我有材將克成武功想其閨門必有賢助推齊家之
道資馭衆之方副笄六珈是宜偕老矧當慶賚可後褒
封具官妻懿淑令儀歸嬪勲閥婦職恭順母道慈嚴爾
夫所以能忠于君而臨其下者蓋有取矣山河象德湯
沐君封祗服恩榮永宜家室

馮氏封太孺人

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爾孫仲服在右列乃能請損小
君之封以歸榮其大母朕用嘉之洛爾馮氏其服寵章

勉修慈仁永綏眉壽

韓治贈官

朕有先正之臣曰忠獻魏王德在生民功在宗祏福澤所播克有賢孫慎守其身不忝厥祖而位不稱德美名獨彰朕見喬木而興懷念九原之難作屬當禋賚國有故常申錫寵靈以昭幽魄具官行誼甚飭政術有方冠紳累朝而典籍是好富貴奕葉而家聲不頹知以義榮肯為利動迄不大試尚其後人賛吾事樞繄爾是賴爰

自宮師之重升聯亞保之崇加錫賚書賚于其廟豈特
大官高位著韓氏家傳之盛蓋將表仁旌善為其僚立
宗之勸明命如此汝其享哉

余殊封官

明堂敷慶燕及耆老所以勸夫為慈與孝者也爾以眉
壽克膺此寵其益教爾子以孝為忠焉

陳規贈父

總章毖祀徼福于神祇霈宥施恩兼榮于存歿以爾躬

積至善克生令子忠以衛上干城一方遂服列于從臣以克胄夫追錫加畀顯秩為爾寵光魂而有知尚其歆受

馬欽贈父

明堂敷慶存歿畢及以廣忠孝以昭典常具官生于朔方嘗列顯仕克訓厥子慕華而歸官聯既髙得用追贈大夫之貴團兵之職併為爾寵尚體予恩

折彦質贈父

朕御戎衣而憤國家之辱聞鼙鼓而興將帥之思眷昔虎臣克當閫寄屬兹禋賚宜錫恩章具官河曲令門山西賢將不由附麗自致功名謀闢天都戎嫗棄帷而遠塞功成夜帳泰陵受凱以臨朝未殫金櫃之奇已靜玉關之柝澤流後裔世有顯人贊予宥密之謀緊爾猷為之緒九原難作故國興懷用追秩于庭槐以增光于泉壤尚惟精爽能體哀榮

張婕妤贈二代

祇祀明堂均福臣庶矧時內職法等外官得以追恩上及祖廟國有常典其可廢乎某人祖積善在躬久而愈著有孫令淑進列九嬪位視上卿豈非餘慶聿加顯秩為爾之光精爽未忘尚克歆受

宗祈藏事霈澤流恩凡欲顯揚其祖先蓋均式典于中外其人祖母作配名族德為女師妥洛令孫入備嬪御淑慎厥職弗累其宗得援數錫之恩加賁大母之號申以書命尚其歆承

祀于明堂示民以孝爰及慶賚之典庸慰顯揚之心矧
時女卿均法外職疏榮上逮可廢國常某人文德善甚
豐源流有衍克生賢女進列貴嬪罔極之思欲報以德
追贈加秩是為茂恩想克有知服此光命
若古宗祀斂福錫民欲顯其親無不如志用廣孝道内
外惟均某人母淑令慈祥宜其家室慶流之美有女甚
賢登進掖庭光列嬪御藐矣歸安之日終然顧復之情
改畀新書以貽舊號沒而未泯猶克有聞

總章告慶民皆受福之人褒贈及親國有追封之典若時内職視法外庭其人繼母允蹈柔嘉不愆訓範克生令女進預内卿念溫養之無從庶顯揚之有慰美號雖仍于舊貫命書肅示于新恩芳識如存諒知歆受

趙昂贈三代

三代王者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親之也矧夫正位上宰弼亮王室協同姓之親而任天下之重仰延爵命不臻重祖將何以稱朕倚注之心示勸有位哉具官曾

祖榮德光厥身垂範後裔本大末茂彌遠益昌嘉爾曾
孫之賢服我股肱之任爰從亞弼擢拜元輔覲典刑之
具美識故老之遺芳是用躋榮公台參位師傅疏九原
之渥澤煥百辟之光華爾尚有知享予休命
婦人無非無儀克守箴戒乃有德配君子宜其室家義
訓仁風覃及後嗣將必有以夫豈苟然具官曾祖母桒
惠慈祥端莊靜順育德望族作嬪高門蘋藻之職孔時
尊章之禮不懈用能光昭奕世丕赫于曾孫為予大臣

秉國魁柄不有休顯之數何以增賁九泉庸佼君封改
畀大國式彰婦道用格幽顯賁書寵錫尚克欽哉

朕推心股肱之臣康濟艱難之運委任既重禮貌宜優
疏恩及于前人錫寵自其初拜用章眷意仍慰孝思具
官祖友直懷寶沉潛福基隆厚以積善為傳家之慶于
高閎知種德之深秉生聞孫作我元輔計安社稷身任
安危俾登冠于台衡遂推仁于祖廟式昭遺訓爰示憖
章頒一品之命書陞三公之崇秩訓辭褒大存殁哀榮

尚其英靈不忘歆識
人道本乎祖學士大夫知尊祖矣至于挺不朽之功業
居人臣之極地則得追秩其三世而加崇其祖妣君于
大邦以永慶譽國章維舊朕敢忘之具官祖母早以懿
範歸配賢德既茂宜家之慶永垂傳世之裕佐予艱運
爰正位于台躔繄爾有孫迺疏榮于湯沐相攸安定改
卜新封申錫命書哀榮兼至尚惟末泯歆此休光
若昔太祖肇造丕烈佐命先正曰韓王普咸有一德奄

甸萬姓朕開闢否運痦寐英賢爰得宗臣置諸左右以保我皇家之基業慨懐祖武若合符契則惟大臣追貢禰廟厥有令典孝心如我其可弗敦具官父玘操德在躬流光裕後道義輕乎萬物然諾重于千金和氣所鍾乃生賢子嘉謀是賴為國柄臣觀百善之所從想九原之可作爰錫上公之服就封曲沃之邦酬狐突之教忠嘉畢萬之有後三牲致養雖不逮于平生四海知名斯有光于來裔尚其幽壤服我隆恩

冢宰之統百官職已躋于上位君子之澤五世福當及于
前人爰錫命書用尊母道具官母早由淑德来相令門
能安在饋之常迄身充閭之慶以外觀内灼知閨閫之
肅雍自葉流根宜有服章之盛美胙之大國錫以綸言
禮等君封義彰子貴慰吾賢相有念母不見之悲俾爾
臣工知移孝為忠之效泯而未泯庶或有聞
盖聞仲尼有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所積有深淺大小
則其慶有淹速廣狹若乃布衣之士致身台袞之崇身

楫巨川與民俱濟茍非善積深大何以慶流廣逮顯揚之報理所當然具官繼母天資高明德性宏大輕財重義有能治千人之功以禮防身繼堯彼兩髦之誓三遷而教易世遂昌拓爾小君之封圻蓋自大臣之寵數膚慰罔極之念且旌穀孝之忠贊書哀榮尚克欽受

朕為民父母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仁義之澤故選其衆而舉其英傑以佐吾治則于其室家可無恩紀以慰痌瘝之念乎具官妻行應儀矩化行閨門德則

可師宜享成家之報仁而不壽空餘異室之悲眷爾良人位予元弼玉瑟之音雖斷金花之誥加榮改卜名邦以薦膏沐往奠厥壤永康後人

趙嶸贈官

宣力服勞既致爲臣之義飾終厚往宜昭有國之恩具官胄出名門時逢熙旦早以材諝薦更猷爲聯議論之崇官列禁嚴之近職清郡訪道尚期壽履之綏夜壑移舟遽起淪亡之嘆既追錫于名秩復推恩于後人存歿

哀榮吾心有憮諒惟冥漠能服命書

劉光世贈三代

官為貳公人臣之顯位爵胙大國贈典之異恩惟克尚其後人乃能膺于追錫具官曾祖受資勁果結髮從戎積忠致誠必在君父奮勇宣畧不二險夷謙恭無長傲之心樸厚無虛辭之態天之所助福之所鍾未及百年勲閥增大慶流有衍發啟曾孫建兩鎮之節旄位三孤之表著加榮重祖之廟惟國有章改卜大名之封于爾

甚寵九原可作尚或有聞

古者廟制諸侯五大夫三令雖上公家廟止于三世視古為殺然追命贈錫則與周公上祀先公祭以大夫之意不殊可謂美矣具官曾祖母某嘉莊順作嬪令族以忠正勉其夫子以義方貽厥孫謀于再世而遂昌逮曾孫而尤盛出擁兩邦之纛入聯九棘之班扞城其民思懋公侯之績無忝厥祖爰增廟祏之光乃澤平凉薦爾湯沐諒惟芳職歆此寵靈

昔在周成董正治官三孤二公其任最重若今臣子以功自致則于初拜之日聿頒追贈之恩蓋眷顧于大臣俾顯榮于私廟古今異制典禮維時具官祖氣禀金方家受韜畧志吞仇敵功未及施精誠所傳在其後裔勲名丕顯爵位崇高乃錫上公之封式紓尊祖之願信都大國堯壤舊邦往奠厥居歆兹寵命

維我七廟世都大梁祖宗神靈夾河卜宅朕方用武汛掃中原喬木故都寢食在念是故委任將帥多西北之

人又以齊晉燕秦之邦胙其父祖使開國邑禮典雖備注意則深具官父才術通疏功業未究篤生令子能讀父書方陣圓機縱横善應五權七畧囊括靡遺坐壓狐棘之班居擁將旄之重跡忠上逮諏地改封乃眷常山用錫爾祉俾爾子思爾國之所在為予將副予意之所圖是惟休哉往歆命訓

若古爵茵婦人從夫厥令大臣加贈三代蓋從夫之遺制非予貴之陋典行之久矣世少知之爰因賛書申著

正誼具官母儉勤是守淑慎其身躬芣苢之和平協芝蘭之占兆篤生英偉為國勲臣朕旣取上公加爾良人之秩遂列名壤俾爾小君之封用旌義方之有成式慰孝思之罔極服我明命往宅新邦

陰陽交泰然後能成萬物夫婦義和然後能成室家古之名門多由内助視其爵秩乃得榮名具官妻族望髙華言容端肅躬此慶譽嬪于功臣不務貴驕克遵禮訓相彼閨中之治協成閫外之勲遂聯泒保之崇宜易君

封之地會稽大國汝湯沐焉夫閔其夫之勤勞而勸之以義勉之以正載在國風至于令美之爾閑習圖書所宜自飭以永保其富貴

盧法原贈五官

始終之際人道之大常贈恤之恩國家之令典矧持從橐久總戎旃奄忽云亡吾心所惻具官才氣利達器使具宜入侍禁嚴雖在右文之旦外分閫寄乃當用武之辰輯和師徒攘却仇敵形色已臨于乾竇皐安何止于

坤維方倚長城以寬西顧遠聞窀穸不返東流宣力四方功著爪牙之助錫官五等秩隆章綬之華既旌爾勞又燕乃後想其營魄猶克欽承

太上皇后贈三代

朕躬飭清禋祇薦明禋昭格神祇導迎景貺近以福于九族遠以覃于庶民有異姓王實予舅祖疏恩追貢又可後乎具位曽祖積善在躬貽慶厥裔如木之根深本固其華實繁以滋多如水之源遠流長其浸潤廣而莫

禦母儀四海燕及眇躬揆厥所原實爾孫子荆州三楚之大國既啟曩封堯都五服之上游更申令命庶加榮于英魄用遥慰于母懷精爽未淪歆承無斁

祇祀明堂爰有大賚凡一命以上猶得以恩榮及其父母況予舅族維國戚藩可無徽章以昭令典具位曾祖母心迪至善躬蹈深仁種德隱約之中收報光明之旦宣和大練惟爾令孫母儀四方王爵三代凡有錫慶之事又隆加贈之名兼君大邦改卜韓楚非特著我心之

惻怛亦將慰吾母之悲思服此寵靈尚綏厥後所貴乎子孫者謂其能顯榮祖考有隆而勿替也若夫裂土以封之因襲以崇之至于奄有大邦爵臻王號以極人臣之位其于顯榮又豈常人之可擬則非懿戚夫孰宜然具位祖陰德不貲流光甚遠遂啟女孫之淑肇開文母之祥既已追上隆名國于南鄭今兹大賚改畀周疆藏劍履于廟庭侈旌麾于門戶以舉中朝之典式昭外戚之榮想未淪亡諒能祗服

明堂之祀示天下以孝也匹夫庶人有孝愛之志而不
預其儀公卿大夫遂顯揚之心而未極其禮若時母后
追貢外家恩典之行于斯為盛具位祖母秉德莊靜宅
心慈仁作嬪高門種慶孫女觀福基之隆厚驗流澤之
深長豈惟一世之功必本百年之積是用加榮其祖妣
庶幾少慰于母儀其擇夏商之舊封往君吳越之大國
綠綸寵錫泉壤蒙休
朕惟國家盛時太上皇后母儀天下有葛覃之本歸安

父母上皇抑制外族不假以權將以常保其富貴撫今念昔睠焉永傷適均慶賚之恩可後追封之禮具位父懷仁蹈善德厚流光六五黄裳惟爾淑女母儀天下垂二十年榮戟高門邈不可見傳龜襲紫爾有慶而可貽路車乘黄吾欲贈而無與茅土命社改圖新封莫如博平往奠厥壤以寫母懷之愛以昭國典之常英識尚存服兹休命

婦人之心愛女為甚女子之德報母為勤矧居椒屋之

尊不逮葛覃之化適降慶賚宜篤追榮具位母氣涵太和行率至善肇佳祥而夢月中元吉以永天澤及四方爵隆三代自昔母懐之愛爰告爰歸于今宗祀之思或燕或譽相坤維之大國疏湯沐之新封以隆厚于舅家以昭明于國典芳靈未泯尚克有聞

昔者西漢皇后封其母為平原君而鄧后以新野為其母爵邑湯沐萬户世不以為過何者為天下母而孝愛其親亦其禮宜也又況慶賚疏恩有國家之舊典乎具位

繼母行蹈儀訓德緼粹和百祥所鍾爰有淑女配儷霄極厚載羣生歸寧之化日徂追錫之章未愸按圖考地改定爾封天水大邦肅薦湯沐申以賛書之寵兼紓存殁之懷

故楊時父贈正議大夫

禋祀敷恩凡大小之臣皆得以官封追榮其先世若夫仁人君子𦙍裕之慶顯揚之心而膺此典禮則其榮當有甚焉具官隱約弗耀沉潛自珍閱躬有數世之仁種

德爲百年之計是生賢哲爲世名儒寵秩閟章上覃禰
廟又惟爾子天不憖遺既有請而遽亡悵疏恩之不嗣
精爽如在尚服休光

呂源落職

城郭溝池之固守臣所當盡心也勞民費財而無見功
者以爾喜興作急功利志在希賞而不恤百姓也比以
霈恩既還舊職兹緣按舉復黜除之一予一奪咸爾自
取朕何容心哉往思省愆毋重後悔

撫問張浚制 奉旨撰

卿心存社稷志殄寇讐初啓端揆之司未遑暖席首念大江之險請往視師貔虎奮其積威旌旗改其舊觀紓思夙駕行次上流渠度勤勞克底綦方之績孔明開濟先收赤壁之功惟爾忠誠體予憂顧規模既定委付得宜式遄其歸毋久于外運籌決勝方資帷幄之謀論道經邦何獨兵甲之問令俾信使往諭朕懷

追廢王安石配饗詔 奉旨撰

仰惟神祖英睿之資勵精圖治將以阜安宇內威服四夷甚盛德也王安石首被眷求進秉國政所當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以副委屬之重而乃文飾姦說附會聖經名師帝王實慕非鞅以聚斂為仁術以法律為德政排擯故老汲引憸人變亂舊章戕毀根本高言大論詆訾名節歷事五代者謂之知道劇秦美新者謂之合變逮其流弊之極賢人伏處天地閉塞禍亂相踵率獸食人三綱五常寖以堙滅而習俗既久猶未以為安石罪朕

甚懼焉昔者世衰道微暴行有作孔子撥亂反正寓王法于春秋以俟後世朕臨政願治表章斯文將以正人心息邪說使不淪胥于異學荆舒禍本可不懲乎安石廢絶春秋實與亂賊造始令其父子從祀孔廟禮文失秩當議黜之夫安石之學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于大夫體朕至意倡率于下塞源拔本無俾世迷庶幾于抑水膺戎驅猛詎詖崇夫子之事為聖人之徒則予一人有辭于永世惟予大夫之休烈尚明聽之哉

行遣章惇蔡卞詔　奉旨撰

朕比覽元符諫臣任伯雨章疏論列章惇蔡卞詆誣宣仁聖烈太后欲追廢為庶人誰無母慈何忍至此賴哲宗皇帝聖明灼見不從所請向使其言施用豈不茂太母九年保祐之功累泰陵終身仁孝之德自朕纂服是用疚心昭雪黨人刋正國史雖崇寧而後迷國猥衆推原本始實自紹聖惇卞竊位之時而誕慝未彰公論猶欝將何以仰慰在天稱朕尊嚴宗廟之意哉可令三省取

索見存千照文字議罪来上當正典刑布告天下為萬世臣子之戒

斐然集卷十四

斐然集卷十五

宋　胡寅　撰

繳傅雱用赦量移

臣謹按傅雱于建炎三年為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徑至荆南自稱湖北路制置使以撫定孔彦舟為名入其軍中相與渡江過澧州與澧州通判任誼竭取民之膏血以啗彦舟因以自潤百姓怨苦乃從鍾相為

寇彦舟不敢安處遂破鄂州遣兵擊敗鍾相又以押送為名直犯湖南入據潭州已而大掠潭衡旁及永邵三湘千里之内公私舟船為之一空最後自衡順流下岳鄂為蘄黄路鎮撫使雱皆與之終始其事彦舟凶狡初不識知文法凡奏請文移欺惑朝聽侮弄三尺詭詐百端皆雱教之至于州縣應副錢糧不知紀極雱則公然乞於彦舟動以萬計營置田産皆有實狀李成江西之敗張用已就招安彦舟其時行次武昌兵勢窮蹙若乘

機會一掃無餘雱又教之厚行賂遺躬自押送爲之緩頰非獨免討且得兩州遂使彦舟自是北遁投於逆黨未即授首推究本末皆自傅雱人但知彦舟作賊之披猖而不知雱畫謀之奸秘原情定罪豈可赦原謹按春秋誅討亂賊之法尤嚴於與惡者夫欲爲賊亂之事而人皆莫之與則無以自立於世其謀尚得施乎惟有與之者而法不加焉是以無所畏憚浸淫滔天雖陳旅誓師加以征討或有所不勝矣况雱身爲朝郎職在省户

所為如此上干國體按據其罪揆以春秋之法就死司寇方為稱當得從羈置已是寛恩若遇赦文便許内徙使懐姦黨賊者安心自肆指日貸宥不懼放流恐非式遏亂畧修明軍政之道一雰雖小所係則大伏望聖明深察别降指揮將雰永不量移以為後來羽翼亂賊之戒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行

繳湖南勘劉式𪋻異

臣聞劉式係大贓吏宣和六年任潭州湘潭縣日值科

燕山免夫錢湘潭管田八十六萬畆式每畆科錢七百文二分納見錢每畆盜一百文入已一分以銀折納其時銀價踴貴每兩至三貫文式用潭等取之於民而以廣等納之於官廣等者以十錢為兩見行法秤也潭等者以十三錢為兩湖南民間通用私秤也據此兩項式之所盜其數多矣當時為監司按發送邵州根勘事已明白式用重賂於京師求囑遂行飜異乞移別路遂改送袁州看詳得無罪狀遂還元任考滿而去至今湖南

言贓吏者以式為首昨緣姻婭之私冒法改官不依資格注授邵州通判其意以邵州舊曾盡法勘已欲報私怨也賴言者發其奸狀追官罷任稍快公議今來河南憲司所勘止坐言章中論式殺害平人為百姓胡安所訟式反訟安以書達衡守祝其周旋式當連坐一事而已然衡州推勘院已申提刑司稱鞫勘圓備比至差官録問胡曆等一十九人各已伏辯獨式飜異不承今來致煩朝廷令提刑司別選官移桂陽監置司重別根勘

謹按式冒法改官不依資格授通判差遣則殺害平人
又以書干託太守祝其周旋事之必有理無可疑也今
干照人各已伏辯而式獨不肯承罪其挾權驕恣可驗
臣僚之言矣至於冒法改官不依資序注授通判差遣
朝廷雖灼見罪狀各已追改而式之罪名未結正也今
衡州置獄追呼已多聞有破產之家被殺者沈冤未伸
方逮者證佐未畢而又移獄已是暑月只緣劉式一夫
奸兇抵悍頃年飜異得其慣便是致獄訟滋彰煩瀆典

憲伏乞聖慈別降指揮令湖南提刑司選差強明官吏嚴立近限疾速具案聞奏所貴劉式不敢恃頑脫免而於無辜干証之人免於囚繫淹延俟案上日將式冒法改官等事一併行遣為惡吏之戒以稱陛下愛民去姦之意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程千秋乞不以有無拘礙奏辟縣令

臣竊見洞庭水賊本緣官吏非人政煩賦重所致今治之之術以郡縣得人為本而縣令尤為近民若得其人

則能奉行寛恤之政使未為賊者安土樂業已為賊者壊植散羣其選付責成不在兵將之下豈可輕也軍興已來便宜辟置及於縣令固已非是又乞不以諸般拘碍皆許奏辟於是諸官員罪姦贓無行一切拘礙不敢至朝廷叅銓部者盡輻輳之其為赤子之害可勝言乎又況鼎州昨緣程書禹奏補烏合官吏猥多急政豪奪為楊么驅民今程千秋繼之尤當加意選擇縣令而所陳如此豈可聽許臣欲勿從千秋所請特降指揮應残

破縣分奏辟令佐者須選已出官歷任無贓私罪犯之人方許奏請差遣其未出官無歷任曾犯贓私罪及見係貶降未經叙復或無出官告敕批書印紙而稱兵火去失者即不得輙行奏辟及不得陳乞不以諸般拘碍辟差庶縣令得人百姓受恵掉棄兵刃復緣南畝以愚見不以諸般拘碍辟差縣令利害甚大所有已降指揮臣未敢書行

繳宣諭官明槖乞封龍母五子

臣竊以雨暘順序係乎政事故漢明親決獄寃則甘雨應期東海殺一孝婦則三年大旱此其大略也不修人事而祈禱求福非聖人之道先王之法也宣諭官以數君德求民瘼為職乃為龍母五子求加封爵其陋甚矣又况封為夫人爵稱侯伯施之於人然後相稱龍母五子夫何物哉舍彼介鱗襲我冠裳毋乃反常失禮為後世笑乎伏望聖斷特賜寢罷仍降指揮監司郡縣當以愛民為急若政平訟理民無愁歎和氣所召必有豐年更

不得陳乞廟額崇修淫祀以為不先勤民獨致力於神者之戒所有龍母五子封爵詞命臣未敢撰行

繳岑朝殺妹該赦

臣取到大理寺備坐岑朝元初情節看詳得岑朝典田與叔岑和尚岑和尚死岑朝持鎗就和尚妻阿劉分討所收禾阿劉不與岑朝便下田要奪取之時阿劉將禾擔竿趕趂岑朝岑朝回面以鎗柄隔阿劉擔竿其阿劉女岑倉娘以禾擔竿趕趂岑朝岑朝以鎗刃决着阿劉

脚面見血其岑倉娘又以禾擔竿趕趂要打岑朝岑朝以鎗柄隅開擔竿决着倉娘左肋辜限内死即是岑朝鬬殺其理甚明又况阿劉是岑朝再從叔母倉娘是岑朝三從妹欲奪取未贖之田禾已是無賴其叔母恐為所奪用擔竿赶逐初未嘗行打而朝以鎗刃傷之見血其妹以母被傷用擔竿赶逐要打亦未曾及身而朝以鎗柄打之致死兇頑不睦事可按見臣以謂莫大於人倫莫重於人命賊害骨肉情理深切人情共惡有何可

憫若從寛宥顯見罪重斷輕非公共之法伏覩明朝赦文十惡罪至死不赦其岑朝合准於絞刑上定斷更乞
朝廷詳酌施行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吳幵逐便

臣謹按吳幵莫儔徐秉哲等致身侍從偷生惜死奉女真之意將祖宗一百六十年神器泣涕來往交割與叛臣張邦昌為邦昌之臣行邦昌之政施施然自肆亦不得已也怨在七廟天下仇之貸死投荒失刑甚矣猶藹

冀一少紓公議者謂無湔洗之理耳今乃節次用赦許令自便是教人使反覆賣國戕毀三綱豈撥亂反正之道乎昔者世衰道微暴行有作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孔子為此大懼而作春秋以俟後世有能舉行其法者其法謂何莫嚴於討賊矣陛下志在春秋固將見諸行事深切著明況當艱難之時逆臣僭竊反面事之者皆我臣庶天下大變也若不中者君臣之義以立國政則乾綱解紐賊亂迹接人欲放肆天理淪滅亦何所不至哉

所有吳幵遂便指揮下臣惶恐不敢書行

貼黄臣竊以人臣之罪莫大於背君反國此而可赦則其餘罪犯皆不足治矣今二帝未有還期而吳幵等乃得遂便忠臣義士聞之切齒伏望陛下特賜睿斷别降指揮其已得遂便如莫儔者亦合改正依吳幵施行庶昭陛下孝友之念永為二心者之戒伏乞聖察

繳内侍馮益轉官

臣取會到吏部内侍轉官格法昭宣使轉宣政使係碍止法如以功轉即合回授初無轉行之文今來馮益見任昭宣使則有止法况皇城司親從官堆垛子配填班直及幹辦本司職務即是提舉禁衛職分之常也有何功績乃欲憑恃舊恩轉行所不當轉之官而為宣政使乎臣竊謂今日遷轉超躐惟荷戈𬌗伐斬将搴旗收復境土者可以當之如馮益服侍禁内智効一官苟能稱職以免於罪戾不啻足矣乃欲揚己論功角逐於被堅

執銳含爵策勲之際小心謹節者知不為也倖門一啟他日必有求為節度使者矣不若止之於其漸之為易既於格法無所損且使馮益免致僥倖又以示羣臣使知陛下不輕予人以官自左右親近始彼不當得而志於得者亦少有以窒其浸淫之慾矣一舉而四善得焉豈不美哉所有馮益詞命臣未敢撰行

繳資善堂畫一內未有先聖

臣竊見建國公出就外傳陛下選儒學老成之士充輔

導之職固將使國公近正人見正事聞正道涵養氣質熏陶德性以副陛下茂建宗支之意凡有舉措可不慎哉臣謹考古帝王教世子之法莫備於周其在禮記文王世子篇曰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夫父子君臣之性人同稟之於天先聖先師則盡其道載之於六經語孟之書以示萬世者也故始入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欲其知道之所本故也若老佛二氏之說則毀父子無

君臣泯亂民彜為世大害者前代有國家者溺心於此無不致亂亡之禍今置其像設於資善堂而不以先聖先師為矜式非所以訓示國公也若謂福祐護持俗所不免則鄙俚尤甚君子不道伏望陛下詢之范沖朱震必亦以此舉為非縱國公未冠未能行釋奠之禮且當崇飾先聖先師之像於資善堂中使晨朝瞻仰以生恭敬之心是亦勸學之一助也今士大夫家訓誨童蒙未有不然者誠以人之趨習罔不在初曽是初建資善而

可輕有過舉子所有録黄內緣有此畫一一件未為允當

臣未敢書行

繳劉倜復秘閣修撰

臣謹按劉倜服事蔡攸以叨官爵天下共知其所歷差遣則為大晟府按協聲律則為提舉道籙院管幹文字而非士大夫之所肯為也其所轉官則緣按樂精熟及修道籙院與管幹明節皇后園陵而非年勞之所當得也其所賜帶則因撰祥應記而非品職之所當賜也其

所被譴則以臣寮論其諂事蔡攸交結童貫而貶降則以臣寮論其詭計秘謀附會奸惡而褫職至於勒停廢棄不與士齒而非過誤不幸情可矜宥之人比也今已累緣恩赦盡還官秩食祠官之禄僥倖甚矣乃敢陳狀訴求復職無恥之心未嘗悛改若使然華中秘與論撰之列則名儒碩學寓處其間者心將謂何臣恐非勸懲之道也伏望聖慈别降指揮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鄧倅宋普根括田産減年

臣契勘諸州常平主管官依法到任一年取會籍記功過及措置利害歲終考校分為三等職事修舉顯有績狀者為上等元降指揮即無立定賞格户部今却引用守令考課入上等知州減二年磨勘占射差遣一次法比附常平主管官到任考校入上等課績賞格與韶州通判宋普減二年磨勘施行契勘守令考課終任德義有聞公平可稱奉行教法催科不擾獄訟無冤農桑墾植屏除奸盜賑恤困窮考課居最方獲被減二年磨勘

之賞廣東一十五州歲賦苗禾止有二十餘萬石韶州
又號小郡所管四縣地瘠人稀戶絶之産能有幾許時
暫根括有何勞能作册供申即非難事安得與守令考
課比乎又况常平法主管官每月添給食錢十貫文若
不修舉上件職事可謂尸素今創開此例則二廣其他
小郡一一攀援無有窮已啟僥倖之風亦足害政所有
宋普減年指揮乞賜寢罷所有常平戶絶田産亦乞别
降指揮立定根括頃畝財産數目賞格施行所有録黄

臣未敢書行

繳都督府辟范希萌充廣西經撫庫官

臣契勘經府庫乃祖宗時優恤邊方給降見錢六萬五

千貫度牒四百道付廣西經畧安撫司充本息專備蠻

夷犒設支用自來安南三年一次入貢比歲有朝旨只

就本路荅賜雖是諸司應副錢物多是不肯承認全仰

經撫庫排辦津遣及邕欽連宜㛃等極邊州郡刺探支

費鹽菜生料亦於經撫庫出給乃是一路事體囊槖全

在得人經營庶使本錢不耗息錢足用一有侵欺失陷
便致隳壞失逺人心為國生事然則經撫庫官雖名監
當其實所係不輕矣切見范希蔔見知衡山縣吏能鹵
莽邑事不治好任胥吏民無所訴通受賄賂廉聲無聞
監司帥臣屢欲按發委實不足以充上件差遣切慮李
彌大未知子細有誤藩屏之政欲望聖慈別降指揮令
李彌大選清白謹幹之人別行奏辟所有録黄臣未敢
書行

繳户部乞拘收湖南應副岳飛錢糧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尚書省送到户部狀吳錫軍馬已差往池州駐劄其湖南安撫司舊支錢糧數目已改撥應副岳飛支使所是湖南安撫司每月見應副岳飛錢數若本軍起離本路即據每月合用錢數令湖南轉運司拘收令項樁管聽候朝廷指揮不得擅行支用奉聖旨依户部勘當到事理施行

令臣書行者

臣契勘湖南累年屯駐軍馬並係朝廷指揮令轉運司撥支上供錢斛應副尚猶不足則帥臣不免多方措置僅能給遣昨來岳飛一軍入境支費浩瀚遂至均科田畝錢竭一路民力不足充三月之用所幸水寇已平大軍移駐然本路重斂之後加以大旱民間困急坐待溝壑所以都督行司減放租稅多方存恤猶懼無以善後豈可將岳飛每月合用錢數使令湖南漕司令項樁管將安使從出哉若謂已將吳錫一軍之費改撥應副岳

飛只合明言俟岳飛移軍日即據吴錫元來每月合用錢數令湖南安撫司拘收不當海言岳飛所用錢數也漕司以應辦為職若遂黽勉奉承重有科歛以俟朝廷支遣百姓狼顧孰保其生得財失民亦将安用欲乞别降指揮下湖南轉運使取問每月應副岳飛錢數支用是何窠名或是上供錢斛自合撥正若緣軍期一時賦歛即合蠲除難為立額拘收庶幾盜平之後旱歳之餘民力少蘇邦本以固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湖北漕司辟許宜卿為桃源令

臣竊以湖北昨來民聚為盜止縁守宰貪虐政煩賦重所致令平定之初縣令尤宜再三慎擇如人以酒色伐身幾致危殆藥攻之後氣血乍復凡昔日所以生疾者一切屏遠輔以良劑養以珍羞加以歲時庶幾復舊若仍以嗜欲戕賊之則不可復救矣謹按許宜卿者建炎二年曾知湘陰縣到任未幾即取祗應弟子為妻就本縣創造大第窮土木之役百姓交訴為潭州帥臣所劾

值番賊破城獄事不究後權湘潭縣纔四十日比其解去滿邑胥吏攀船號送又相與裒集賄賂於上司借留而百姓重足一迹畏見其面去年宜卿有族人客死於潭州境内宜卿託名經理其家乃盜發其囊篋及私其婢女為族人之子訴於潭州又訴於監司尚未結絶也宜卿往來潭州九年睥睨富實縣分客結胥吏摇動見任人常有奪攘之意賴其惡聲已著上下共知計不得發其人材大槩如此而可以牧民乎今乃投名湖北漕

司僥倖奏辟知桃源縣契勘桃源是鍾相所起之地其疾視令宰虐已為甚故倡亂之日首殺縣官今當委付何等循良庶弭後日之患乃用宜卿輩此何異於以嗜欲戕賊大病初愈之人欲其久生不可得也漕臣以刺舉為職而所薦如此知而舉之是不忠也不知而舉之是不明也一路何賴焉桃源赤子何其重不幸哉今宜卿先次赴任已是逾月想見遺民已在鼎鑊伏望聖慈速降指揮罷斥仍戒約本路監司帥臣每有奏辟必加

審詳如所舉繆妄再致臣寮論列重賜黜罰施行庶幾一路官吏上下得人以慰惟新之望所有録黃臣不敢書行

繳馮躬厚特補蔭

臣伏見近有臣寮章疏論列崇觀而後誤國之臣凡有所得恩數乞令有司一切報罷聖明洞照已從所請矣除惡務本公論稱快而馮躬厚乃蔡氏之甥在宣和中叨竊侍從之人也况有條制責降未叙復人不許奏薦

躬厚未嘗復職其為責降明矣今以何名而許之廕補哉天下莫平於法惟法之聽人何敢僥倖今躬厚法不當得而反許之無以昭示好惡人心不服公論謂何所有躬厚許廕補指揮臣未敢書行

繳郭東知台州

臣竊聞郭東奔競進取苟賤無恥其平生所薦論者則商守拙尚用之賈讜趙野李孝揚毛才李鈇之流觀遠臣以其所主東之為人亦可知矣頃附權貴躐躋郎曹

朝路之間指目為笑權貴庇之旋令出守徽州州素岩
險城壁堅固張琪作賊雖入徽境去城尚五十里本無
侵犯之意東乃挈攜資財子女一夕逃遁事不可掩有
旨放罷送提刑司取勘未結正間輙造行在權貴又為
之地止降一官且復免勘叨竊宫祠之禄於紹興寄居
娶富人女厚納婚田其子亦然父子同日成婚以富妻
夸耀於人畧無羞惡縉紳恥言之其人品如此豈可為
民師帥付以承流宣化之任哉台雖小郡然陳橐以循

吏受賞矣柯渠繼之已是不稱重以郭東所謂一暴而十寒也昨來詔書銓量澄汰如東者其當之矣伏望聖慈别降指揮所有録黄臣不敢書行

繳劉戩潼川府提刑

臣竊聞劉戩係蜀道富家以貨寶犀帶厚結王𠟍乃自小官賜出身改京秩躐升史觀遂玷郎選當時有𠟍戩之譏帶劉之號蜀人羞稱之人所共知不可掩也昨來陳乞陰補為臺章論列以謂循資既濫則不當改宣教

郎出身既濫則不當轉奉議郎送吏部不知坐何銜與差遣不知塡何闕供述不明事迹詭祕其合比附討論無可疑者前件臺章日月未遠今又委漕以一路提按之權觀其所由無不疑怪今四川遠在數千里之外民力已困監司之選尤不可輕漕既能無恥納賂於貴權必能不廉誅貨於州縣交征財利且自漕始豈所以重外臺之寄慰遠服之心哉伏望聖慈詳酌别降指揮所有詞頭臣未敢書行命詞行下

繳范正國除廣西提刑

臣竊見陛下加恵元祐勲賢之族既昭雪其黨錮之寃又録用其子孫以至公之義照臨百官風厲天下非為利也凡預録用者所宜激昂節行思不辱其父祖以稱陛下之意而乃乗時僥倖犯義營私無所不至若范正國者是已謹按正國于故相忠宣公純仁為季子自廣東轉運判官被召既至行闕即獲賜對褒稱甚美錫以章服與江東見闕漕臣異恩稠重皆以純仁之故在正

國未有以堪之也既而畏江東漕事應辦之難請剌一
郡改畀桐廬則又以為由監司為太守失其故步處之
不當遲回城外必欲陞擢每語人曰猶子直方尚得為
郎而正國反不如也奔走半歲經營甚力乃有今來除
命公論籍籍咸不謂然以外臺耳目之寄率勸列城非
寡廉鮮恥者之所宜處也昔者純仁生存之時所得恩
澤先及異姓次及孤貧比其薨謝子孫尚多未命世以
是高其德今正國陳乞先世恩澤凡四資盡欲官其諸

子之在孩抱者而親兄之子年長貧悴乃不及焉其行己處事如是亦可謂不肖子矣古者世禄而不世官禄以報功故其世可延建官惟賢故其人當擇是二者不可相貿易如正國以其父純仁之故使有禄足矣而為之擇官至於再至於三不惟其人而惟其世此公論之所以不平也夫陛下以義行而正國以利報何其輕上施蔑大德乎此而不正餘風相傚亦非所以恤故家之門户彰勲賢之遺烈也臣愚伏望聖慈詳酌别降指揮

所有詞頭臣不敢撰行

繳王羲叔黄頎李膺復職

臣謹按王羲叔宣和中因縁後宫遂叨侍從士論不齒尋被譴斥建炎三年為防江制置聞敵兵逼近黄州引舟西去略無措置少遏敵勢坐此落職放罷後居江州買没官田官價三萬餘貫只作一萬六千餘貫又只納一千二百貫入官便行耕種坐此降一官舉此三者不才貪墨之狀著矣黄頎昨守揚州奴事黄潛善貨事黄

潜厚蹤躋論撰公論鄙之敵兵入冠職在城守曾無奏請遽爾逃避方懐禄燕安之際則僥倖進取忘羞恥之心及見危致命之時則偷生苟全虧効死之節行治如此何足録哉李膺守虔諸縣百姓相扇為賊膺與其魁首交通陰受厚賂相約不犯城郭自以為功為民父母隱蔽賊盗頼奸之用主藏之名監司按劾贓証明甚獄情不究當以公罪至今虔州羣盗未息上煩宵旰則膺之為也臣愚謂此三人者中外踐更非不任使畧無功

用但有罪愆者緣赦恩漸此復職與人才一旹再蒙褒寵者無以異焉恐非迪簡多士旌別淑慝之道又況延閣中祕祖宗所以克宅俊乂今使庸惡贓賄敗事致寇之人寓直其間汚辱華資塵玷清貫則當得者不以為榮而勸懲之具廢矣所有詞頭臣未使奉行

繳朱勝非從吉宮祠

臣契勘朱勝非昨自知紹興府除同都督自都督除侍讀臣父其時為給事中以勝非黨附黃潛善馴致南渡

及茵劉造逆勝非位居宰執不能面折奸兇盡股肱之義乃依從回互陰懷二意其人才如此實忠臣義士之所惡叛人讐敵之所輕恐其入朝再壞天下遂具論列雖臣父緣此以罪去國而聖心照知亦既甄叙臣又叨誤恩擢居獻納之地必謂臣克守家訓事主不欺考勝非後來罪犯屢致言章天下聞之不可掩也臣若隱默則欺君違父為世大戮伏望聖慈矜察别降指揮所有録黄臣不敢書行

再論朱勝非

臣伏見故相朱勝非以服闋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臣以臣父任給事中日曾論列勝非臣適當詞掖不敢書行已具奏外臣謹按朱勝非與張邦昌皆是鄧洵武家婿王黼之客苗傅劉正彥之陰黨也自其為小官時文學行治皆為人所傳笑在宣和中仕流混濁猶取庸陋之誚時相主之雖力猶且提攜不行出為南京副總管值敵兵入寇自是而後勝非之志操能

否着矣臣欲不言恐負陛下欲詳言之又懼煩瀆請略言之南京胡直孺勤王被擄勝非為副總管值張邦昌僭位遣快行親事至其母家淮南發運使向子諲拘留送獄驗其文券則經由南京勝非厚與批請以資其行子諲疑勝非與邦昌交私為之羽翼遂急勝非勤王且云不可污張巡許遠之地是時天下共知陛下為大元帥二帝北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勝非身在南京去元帥府不遠而於邦昌蹤跡若此若謂是時勝非心不在

邦昌而在陛下臣不信也繼而論事黃潛善叨與政事戊申之冬敵騎已破澶濮犯大名掠齊鄆駸駸南向勝非不恤國步之將危且晏安於寵禄略無一語上動天聽寧致狼狽恐忤潛善若謂是時勝非心不畏潛善而畏陛下臣不信也苗劉造逆為大臣者當正色立朝死生以之此宋督所以憚孔父劉安所以憚汲直曹操所以憚文舉也勝非乃依從其間䵝然援唐襄王晉太后事其意以苗劉事成則已收佐命之功不成則已託調

護之說然則何所往而不可哉若謂是時勝非心不操二端而一於陛下臣不信也逮陛下返正大明典刑取一時宰執勝非顔岐張澂聲罪致討戴之親詔謂不如歐陽脩所稱斷臂之婦人天下傳誦以為舜誅四凶不是過也為勝非計尚以何顔面立於人間哉未幾又蒙技拭付以宣撫之權於江州置司勝非常為宰臣義當即日受命趨赴治所而乃逡巡退匿謬為辭遜坐使李成馬進毒流數郡江州既破即請移治但欲偷安無意

討賊忠義徇國者顧若是乎比呂頤浩以都督還朝斥
逐異己意謂勝非庸謬易制力加援引再汚揆席上天震
怒星文示變勝非偃然不懼以調護自處外示佞柔於
事無所決白而實則奸憸私事俱辦惟陛下少寬臣喋
喋之罪使陳梗概一言有欺罪當萬死李綱于勝非本
無仇怨止緣綱在相位日曾行遣偽命臣寮又為黃潛
善中傷邦昌之死潛善所行也乃嫁其事於綱勝非暗
昧惟綱之怨及再入相首諷臺諫官論綱舊惡時綱為

湖廣四路宣撫治狀方著並無過舉勝非不恤國事以私憾而罷之向子諲才氣忠義人所推許止緣南京之事勝非怨之刺骨常謂人曰李綱向子諲皆是凶人不殺不靜其所存險毒如此自其再相子諲深懼遭其誅戮即日引疾掛冠而去呂頤浩既為勝非斥逐賢才開其入相之路勝非即以黄堂傳掌瑣闥黄龜年司制命劉棐為諫官王詳為佐使汲引親黨虞澐陳桷輩分據要津其人皆凡下不為時議所與乃用劉棐黄龜年章

疏謂秦檜大植朋黨有龍戰于野之象考其章疏所稱事實又只緣除楊愿爲密院計議王鈇爲提舉茶鹽宋暎爲提舉坑冶而已以勝非所爲方之秦檜其爲龍戰不亦大乎盖勝非外寬内忌陽爲敦厚長者之狀而耳聞目見習成宣和之風乃心疾狠能爲人禍至於非義之事人所不敢爲者則肆意行之李擢爲京城南壁守禦官恨孝慈皇帝不用耿南仲和議以召敵釁乃傲然端坐視城垂破而不救又爲邦昌翰林學士罪當伏法

而勝非所以深喜也再相之初首復擢職名因席益與擢善則道益使薦之擢竟叨竊八座而去黄潛厚是聚賄亂政偷盜府庫之人李邴是行苗傅劉正彦建節白麻極意稱奬之人顔岐是同黨潛善阿諛誤國之人張濲是覬望苗劉詔書所謂情理尤重之人王安中是諂事梁師成隨逐童貫收復燕雲為國產禍之人王孝迪薛昂宇文粹中蔡懋是崇覬宣和戕毁帝業使戎馬在郊之人放投永棄誰曰不宜勝非乃以為失職之士星

衆所由著也盡復職名意將引用天下聞之莫不大駭賴徐俯初作諫官未至繆妄力疏寢罷人心乃安豈非人所不敢為而勝非敢為者乎康執權閹䏌汚賤廢置累年勝非以其曾擊異已者必欲收召再召三召迫於衆情不可而後已自謂謙慎不敢專權而布列內外皆其親厚陳諤者不肖人也所生母死紿謂人乳母而不持服兄死嫂弱遂奪其兄致仕恩澤以自薦既得之後凌辱其嫂困苦至死又以陰計陷害其姪此諤為人大

槩勝非與之中表姻婭故自為宣撫使即辟為幕屬凡江西繆政多鵠之謀及再為相遂差鵠監吉州榷貨務偷盜官錢歲時賂遺入於相府超越資格差為湖北提刑逮言章論列勝非猶諷吏部詐供鵠曾任提舉鼎澧刀弩手鵠雖曾有此差遣旋即廢罷未嘗到官勝非乃改除字為任字欺罔陛下以濟其私張銖者為静江通判值勝非遣子迎母自賓州過桂府銖以別乘之尊不顧廉恥出城數十里執杖聲喏於國太夫人轎前稟覆

起居行數百步然後退廣西人莫不恥笑比至府城竭力應辦勝非德之先除銖爲湖北鹽務以爲未足又薦之對又指揮與陞擢差遣遂除郎官仍攝奉常劉式者大賍吏也勝非以妹嫁之遂詐改官除邵州通判比爲言章論列見在湖南置獄取勘勝非門客劉澤者爲衡陽簿傳道勝非之意與提刑馬居中仍厚賂居中遂使劉式翻異殃害干連良善百姓至今未畢式嘗以三千緡就勝非買門客恩澤奏其子劉師心又爲湖南土豪

姓胡人以八十緡買給使恩澤奏承信郎韓京者屯兵衡州茶陵縣隂與郴寇交通據有數縣民田奪百姓牛以耕之名為贍軍實則入已以充賂賄之費大為湖南之害紹興二年十一月勝非毋由茶陵而東韓京詐稱前路有警邀留數日極其供待然後以兵衛送至吉州境上勝非以為誠然湖南帥臣累奏韓京過犯勝非一切蒙蔽反以廣東鈐轄與之程昌禹者鄧洵武使臣也自蔡州擅興徑趨荆南朝廷遂除京南鎮撫不肯受

命移兵至鄂州罪當誅戮范宗尹即以鄂守付之昌禹
兇殘不能綏撫竭取民之膏血以贍所部及厚遺過客
凡由鄂而東者人人滿意為之延譽而嚴刑峻法誅剝
日甚激民從賊牢不可破致煩陛下宵旰者無人肯以
上聞也勝非與昌禹以同出鄧門之故超加職名改授
靜江遂除待制明降指揮俟楊么已就招安然後付以
告命而容諷李堯使一面送告與之視陛下官爵私物
不如也李大有者居臨江軍為勝非子夏卿行媒議王

義叔家姻事既成以都司處之張顏衎者常以弓刀奇玩獻於夏卿仍為之轉販米糧遂為江西宣撫屬官後值湖南擾攘權知道州狼籍不法為提刑吕祉所按勝非不行反令作武岡軍通判郭千里者嘗勸勝非奔避馬進勝非以其忠愛於已亦為宣撫屬官千里受降賊賂遺引為宣司使臣廣以金帛納結夏卿勝非再相遂除千里為監丞盧宗訓者以盧益累薦堂吏之族也其人汚穢茍賤不為士人所齒得淮西提舉為臺章言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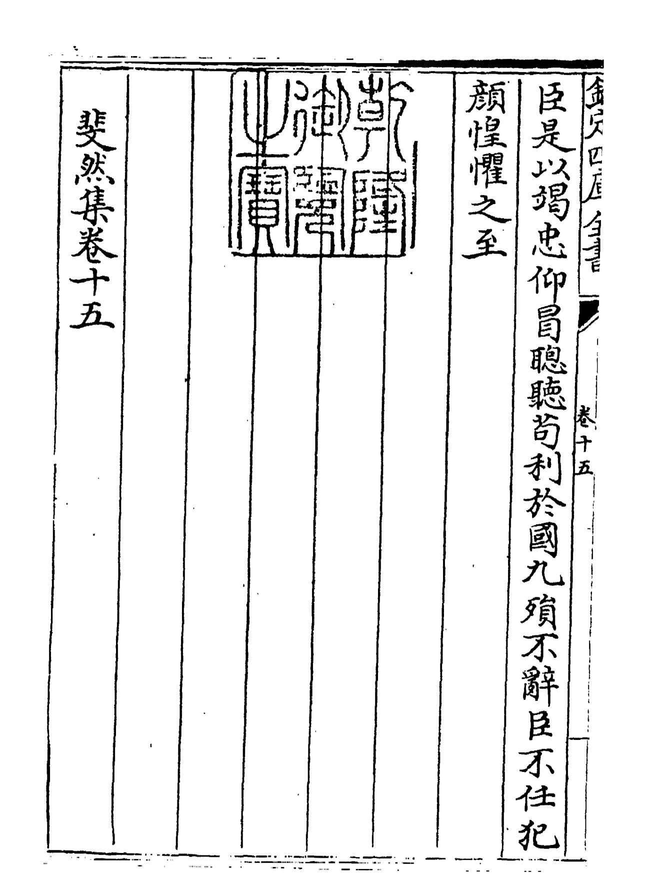
勝非必欲主持之遂送與岳飛使辟為官屬意藉外兵
權脅制衆口使不敢言飛大郤宗訓之為人不得已受
之俾權德安府果以贓盜自敗呂延嗣者曾任賓州通
判照管勝非家屬遂擢為桂陽知監好貨受賄監事不
治百姓嗟怨張轂者嘗為郴州司戶與勝非子唐卿同
官勝非嘗居郴州每請俸米轂必令高帶斗面以給之
郭敦復者嘗仕道州營道縣尉贓汙不法曽以妾奉唐
卿二人皆蒙勝非封送姓名吏部不循資格皆注湖南

漕司見闕屬官其長子唐卿建炎四年任郴州録事參軍公幹差出其實避賊一去兩年不曾還任監司州郡不敢罷去至紹興三年還自賓州過郴州懇太守趙不羣批書四闕陞又因江州軍中繫名冒賞循承值郎在任嶽廟尚恐三十箇月不能成任乃諷吏部侍郎建明選人嶽廟許以三年為任改官凡勝非除授不公變亂法制大抵如此此臣在湖南所知已如此其在行朝及他路所未知者又不知其尚幾百條也自庚戌年敵騎退

後朝廷一向謝絶不與交通三四年間敵不我測不敢輕舉及勝非再相復議遣使誤陛下於忘恩釋怨之地且俾使人受劉豫餽送啟寵納侮果至去冬犯蹕之事其經邦斷國一至是哉臣竊謂宰相之任佐天子治天下治亂之所本其任至重不可冒居勝非負彌天之罪陛下寛大赦而不誅再付相權責以功效非為賜也勝非所宜革心改悔以報大恩而其所為如前所奏則又闗通内侍諂奉將帥牢籠堂吏沽譽羣小專以軟熟無

忤持禄取容所謂怙終長惡迷復不悛國家之大賊人理之巨蠹方邊報稍息則冒哀當軸而不辭及淮上有警則力懇去位而不顧謹按春秋之法任大者責重勝非獨相逾年可謂專矣寸功不立百度乖張天下目為勘當相公無責可乎今其喪制已除是古諸侯免喪以士服入見天子之日命德討罪柄出大君如勝非者豈宜寵以祕殿之名資食以真祠之厚禄賞刑失當以乖天下之望夫恩章寵數體貌大臣國之令典固不可廢

然施之稱愜則國體尊重人以為榮施之非宜則彼當
得者不以為貴而名器輕賤人主之權替矣騏驥驊騮
一日而馳千里是故潔其皁櫪豐其芻豆緩急之際與
人一心若夫駑駘下乘既無絕足仍有詭銜竊轡以智
為盜之患則凡馬畜之而已矣人君駕馭人材何以異
此伏望陛下奮發威斷奉將天討出臣此章深詔宰執
正名定罪以為大臣二心誤國之戒以慰四方積年憤
懣不平之心刑辟既昭叛亂自懾事干大政所繫不輕



臣是以竭忠仰冒聰聽苟利於國九殞不辭臣不任犯顔惶懼之至

斐然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斐然集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贊善臣朱　紱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李堯棟

謄録監生臣毛　杞

欽定四庫全書

斐然集卷十六

宋　胡寅　撰

上皇帝萬言書

九月二十一日承奉郎試起居郎臣胡寅謹沐浴百拜上書皇帝陛下伏覩詔書以敵人侵陵備禦不給遂有移蹕之意右顧岳鄂左趨吳越安危利害下詢羣臣臣時駭然不意清問之及此何者陛下自錢唐來幸江寧

也有詔曰以援中原矣及至江寧以舊邸之名符啟建之義改為建康府以昭受命之祥也有詔曰興邦正議於宏規矣繼而深繼維揚之禍遣奉隆祐太后以六宫及百司不與軍旅者之南昌也有詔曰朕與二三大臣帷幄宿將堅守不動誓有一死以答羣生矣前後三詔近在半年之中而今來詔音不同如此退伏思念至於旬時陛下以安危利害訪於在庭苟或慮之不精計之不審以害為利以危為安偷顧目前妄有建白則其負

誣聖明迷誤社稷罪在不赦輒陳愚見不避斧鉞之論
建炎謀國之失而陳撥亂反正之計念時事之迫切仰
德義之廣大冀功效之可立忘觸冒之難恕惟陛下留
神省察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今
臣所陳不免追咎既往者葢謂建炎已來有舉措大失
人心之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
追咎不可不改故也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
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

而據僭竊戴巫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敵兵深入陜右遂破京西漫不治軍畧無扞禦盜賊横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塗地怨氣上格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物靡費不貲猥於城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相謂中興敵騎乘虛擣行在匹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間又復流血逮及反正寳位移蹕建康不為久圖百度頹弛淮南宣撫卒不遣行

自畫大江輕失形勢一向畏縮維務遠巡軍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凡此節次十餘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衰亡固不足道請以中興者言之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越句踐漢光武莫不任賢使能修政事治軍旅而其奮發刻厲期於必成者則又本於憤恥恨怒之意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所以光復舊物各稱賢君未有乘衰微決絕之後竊竊焉因陋以為榮施施焉苟且以為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為陛下

計當如何而黃潛善汪伯彥顔岐顧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也曾不知太祖勤勞取天下列聖兢業嗣守不敢墜失今也宗廟為草莽堙之陵闕為畚鍤驚之堂堂中華戎馬生之赫赫帝圖敵騎營之然則潛善伯彥所以誤陛下惱陵廟蹙土宇喪生靈者又豈燕昭越踐漢光武之比乎本初嗣服既不為迎二帝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為守中國之謀以至於今德義不孚而號令

不行刑罰不威而賞爵不勸巡幸所至民以淮甸為戒
駐蹕所在人以敵至為憂東南之州郡幾何翠華之省
方無已若不更轍以救垂亡則陛下永負孝弟之愆常
有父兄之責人心已去天命難恃雖欲羈棲山海跋履
崎嶇臣恐非所以為自全之計也為今之策願陛下一
切反前失而已則必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謟
而不悟其非巡守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經
涉變故僅免危亡盖上天警戒于眇躬俾大宋不失于

儔物金人以無厭之求喋血中華蠶食併吞扶立僭偽以亂易治俾臣作君朕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按行淮甸上及荊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景從天下武勇之夫必響應而飈起國用不足於此不患無財甲馬不強於此不患無備有道多助孰不順之秦隴雖遙壯士驍騎即可坐致齊魯雖失饒財

厚貨必自竭輸陛下凡所欲為孰不如志其為利害豈與退保吳越日就滅亡同年而語哉臣不自量每切憤歎既未能被堅執鋭先啟戎行而服業簡編討論古昔固當忘其昧陋少賛經綸輒為陛下畫中興之策莫大于罷和議葢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强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于耿南仲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宫當宣和季年王黼欲揺動者屢矣南仲為東宫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

李邦彦邦彦其時方被寵眷又陰為他日之計每因王黼讒說頗曾解紛亦縁上皇仁慈本無移易太子之意也既而淵聖嗣極遽遷前朝大臣而邦彦為次相金人遽至城下邦彦諂諛小人烏知遠慮遂獻和議而南仲以宫傅之重方奉椒房出奔聞六飛堅守至陳留而返自愧其失因附邦彦而沮种師道邀擊敵之謀于是擬邦之忌滋蔓而起分朋植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幾曾一去國論紛然中制河南之師必

使陷沒以伸和議之必信二帝遠去宗族盡徙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主持邦彥以報私恩不為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狠忮膠結寧誤趙氏不負耿門之所為也使其可和則淵聖執德不堅馴致禍敗而陛下甲辭厚禮避地稱臣無所不用其極乞和之使接武于道宜其少緩師矣何乃累年而尚無效耶自古中國盛強如漢武帝唐太宗其得志邊方必并吞掃滅以示廣大侮亡取亂極其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所自出也

恃強淩弱猶且如此今乃以廉退慈仁君子長者之事望于侵淩強暴反覆無常之尼雅滿豈有是理哉若以為強弱之勢絶不相侔縱使向前萬不能抗則自古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罷絶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圉之策漢高迎太公吕后之謀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敵人知我有含怒必鬬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不然則今僻處東南萬事

不競納賂則孰富于京室納質則孰重于二帝餽子女則孰多于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加于異意之宰輔深思遠慮反覆計之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北敵至澶州王欽若陳堯佐請幸吳蜀惟寇準勸親征及成功之後欽若羞恨無以藉口則撼真宗曰當是時寇準亦豈有好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陛下為孤注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為愛君而寇準之功為幸勝今之議和者其情狀一一出于此茍能息絶其議陛

下不藉之以塞民望大臣不藉之以寛已責則必為善後之圖矣夫事有緩急治有先後旣定議講武則其餘庶務有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區處之今典章文物一切掃地百司庶府殆為虛設其必不可缺者惟吏部户部為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不過置侍郎一員郎官兩員胥吏三十人則所謂磨勘封駁奏薦常程之事可按而舉矣户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貢久

不入于王府往往為州郡以軍興便宜截用經常一壞未易復理竊覩行在支費每月無慮八十萬惟以榷貨鹽利為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置行臺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以耆哲諳練大臣總臺謹守成法從事郎吏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以為營衛命戶部計費調度以給之其虛名無實徒費國用之所一切省罷陛下奉廟社之主提兵按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為定居惟是侍從臣寮師臣監司要害

守牧則當加意以時進退其賢不肖功罪之著明者而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于下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為出何患無財所謂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顛持危其責甚重非特早朝晚見坐政事堂獎獎然于文具無益之末移那闕次以處親舊濟其私欲而已也古之人君臨政願治必委任宰相豈徒禮貌崇重一聽其所為亦必深相提策務為明白計日累月以考功緒陛

下視今日國勢孰愈于前日乎此在宸心所自鑒照臣
未敢深論也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躬率而丕變之者
則在陛下務實效去虛文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
必修誓戢大慝不為退計者乃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
廣捐金幣不恥卑辱冀幸萬一者為孝弟之虛文也屈
已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
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之
或因尚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士姑為禮貌外

示美名者為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鯁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苟利于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稱善泛愛其說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置之官爵所加人不以勸或內惡其切直而用它事遷徙其人者為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材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于賊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

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樸實用命之功者為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所在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大抵如周顯德年中世宗命我太祖之意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首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

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金鼓之節旗幟隊伍皆習敵人之所為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為治軍之虛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恵忠智之人使久于其官懲革弊政痛刈姦贓以除民害雖軍旅騷動盜賊未平必使寛恤之政實被于民固結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者乃愛民之實也詔音出于上詹吏沮于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

贍軍則厚裒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須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奸獘民已不堪乃復蠲其稅租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為愛民之虛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為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為肉為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陛下戴黃屋建幄殿質明輦出房雉尾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畢畢

而前揩笏出奏司辰唱辰正則駕入而仗出矣以此度日而國勢益卑彼粘罕者晝夜厲兵跨河越岱電掃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躪衡霍之意吾方挾持虚器茫茫然未知所之此則為天子之虚文也伏望陛下留意實效勿愛虚文于此七者奮發慷慨而力圖之今宿衛單弱國威銷挫臣嘗言乞早勾發京師衛士赴行在又降等杖于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兩廣抽揀禁軍貢發充御營正兵增厚其月廪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

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昔漢高祖嘗大敗于成臯矣與數騎渡河入張耳韓信軍奪其印易置諸將軍遂復振此得御將之大權雖知如韓信且莫能測宜其取秦滅項甚易陛下今欲于劉韓張辛四人之兵有所移易廢置臣知其不能矣權既偏重柄既倒持彼必謂陛下不能一日而舍之吏踞桀驁日以滋起陛下以孤立之身寄于其上安能使此四人者常無怨怒相激而不為變乎劉苗之亂卒爾而作者坐此故也漢獻帝

時主柄下移不能自立李傕郭汜以偏裨小將互劫乘輿至以臭牛之骨與帝進饌萬乘人主為叛臣所質此既往之鑒也臣謂今日見在兵必不可用既未有以大更易之莫若先集天下勁兵以強御營之勢然後可以彈壓悍將驕兵悍將驕兵既不敢妄動就紀律則四方橫潰之軍及羣起不逞之盜必自貼息猶有披猖不軌者遣偏師以鋭卒往禽滅之遂罷招安之策況陛下以雪恥復讐為已任仗大義而行天下兇頑不義之徒固

將斂衽倒戈而聽驅使之命矣漢光武爲銅馬帝者用此道也東南之禁卒既起則又命福建團結槍杖手建汀南劍邵武四郡精選萬人各擇其土豪使部督之各屯本處以俟興發命兩浙募水手并選發諸州撩湖捍海等兵盡付水軍教習戰艦命江東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閒田給養之人得一頃正税之外其餘科須一切與免命廣西及辰沅靖𣆶靖于見數峒丁中質料有技能壯勇者不取虛數分番踐更屯戍襄陽爲山林谿谷

之援以京西淮南荒廢無主之地爲屯田招集兩河山東及本路流徙之人略依古法均節之擇强武者訓習使且耕且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承任者用以任之凡此六條雖非講武必爲之急亦不可不爲之助陛下試使執政大臣委棄簿書細故勿設他說以相論駮日夜圖回擇人而爲之必見績狀于是時而兵不强敵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歸之天命無所復爲矣不然是自棄也陛下尚有自棄之心而欲于目前三四庸

将數萬潰卒中求為久安三尺童子亦知其不能矣或者必曰軍旅之興民最受獘今若如前所陳恐未能有損于强敵而先已自残其民矣則臣應之曰自敵南牧以來國家歲歲以和好自處未嘗敢以兵刃北向凡以愛民恐勞之也然大河以南連亘數十州之地城擾民屠不可勝計豈用兵之罪耶設有一城一邑能率厲兵誓以死戰一郡不克一郡繼之不猶愈于束手屈膝斃于白梃之下哉惟在任将相使處置合宜則雖使民以

死尚且不忍況欲用兵以保衛赤子乎漢光武既滅新莽之後東征西戰尚十餘年而後天下大定當時豈無勞民費財之事所計者大則有所不暇恤顧能于軍旅擾攘之中常有愛惜生靈之意故天助而人歸之苟坐視四海流血而避用兵之勞費則是舜不當征苗啓不當討扈高宗不當伐鬼方宣王不當伐玁狁以噎廢食非通時務經國之遠猷也自古圖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而非建都之謂也陛下家世都汴舍

汴何都焉今欲用關中而制山東則力未能至按南渡

六朝之遺迹則舍建康不可雖然欲謀進取則非堅坐

不動之所能必觀進取形勢之便用之而圖成臣竊謂

惟荆襄爲勝春秋之世楚嘗以是抗衡上國窺周問鼎

三國割據曹操聞孫權以荆州假劉備則失箸而駭六

朝建立雖南北之形已判亦必增重上流庾亮欲經略

中原則先分戍漢沔宋太祖欲伐魏則先廣襄陽資力

故晉何充謂荆楚國之西門地帶趙蜀得人則中原可

定失人則社稷可憂今湖北接京西雖無大險然方城為城漢水為池管仲之所不敢輕蓋地近中州上下不過千里其要害易守非如淮泗汗漫平原按行四通五達易入而難備也曹操用兵彷彿孫吳而亦壁敗亡幾于不救則難易之勢可見矣誠能屯唐鄧襄漢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並施黔獠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經以正軍緯以弓手民軍牽制江黃呼吸廬壽則進取之基立然後陝西聲氣血脈通達而騎卒

可至川廣之富皆猶外府易以拱挹其比于漂泊大江之南棲伏東海之濵險易利害相去遠矣建康固是六朝舊都甘守偏隅遷延國祚亦何不可臣獨以為不可焉葢為陛下之責與晉元帝不同故也西晉為劉聰呑併無復能立懷愍兩君皆以弑殞故元帝自琅邪王又憑王敦專制淮南十年之威起而纉祚然傳世十帝享國百年強臣内叛邊騎外迫其得僅存猶綴旒耳當時非無謀臣猛將提重兵出入終不能復取中原者非獨

天運亦勢使然也今陛下之父兄在敵中固無恙穹廬
氊帳羈棲雜聚其衣服飲食居處動静豈得比中國民
庶中人之奉哉其聞陛下嗣登寶位也必日夕南望曰
吾有子弟為中國帝王吾之歸庶有日乎痛維愁荒屈
辱之中發此念為此言于今三年日迫月切而獻謀者
方欲導陛下南狩日遠日忘遂無復國之心别求建都
之所此臣所深不喻也今河北河東之民知朝廷不徙
顧思已甘心事敵山東京西淮甸之民猶兾陛下未忍

遽棄若更遲延歲月無以及之則怨恨陛下而為敵國者所至皆然亦何必粘罕邪于此而欲建都非特不可亦必不能矣故臣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候治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為輿衛于穩審州郡速置營屋以安存其所謂老小者陛下提此兵渡江而北緩鑾而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挺刃之餘民至于荆襄規模措置為根本之地猶漢高之于關中光武之于河内雖巡歷往來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爭而勿

失者以荆襄爲重陛下方富于春秋非如昔人白首舉事覬萬一之成者誠能堅忍聳厲坐薪嘗膽悠久爲之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周宣王漢光武之事皆爲妄言以欺後世無足信矣陛下聰明洞照必不謂然也上世帝王爲治之道敦睦宗族强本弱枝所以鞏固基扃紹延佑命故三代有天下皆傳數十世而周又特爲長久葢以大建宗室以自藩屏故也原其用心葢以天下爲公而不以爲私分非如後世以智力把持之褊心多忌

雖有骨肉懿親眄眄然不借以尺寸之權而恐其伺便
軋已亡秦是已漢以為鑒遂大封同姓非劉氏不王及
其久也光武劉備皆以宗室倡義而起于滅絶之後夫
漢高固欲為久遠無窮之慮非為其一身也以為不如
是不足以大庇子孫萬世血食然則封建宗室者乃固
守天下之要術也今陛下之族北去者衆矣所幸免亦
幾何而黄潛善鄭穀小人之見本無遠識謂陛下以支
子入繼又不緣傳付之命國步未夷恐肺腑之間不無

非望之冀考其行事必曾進言恫疑虛喝以恐動宸心故自南郡以至維揚誅竄之刑疑忌之意相尋繼見雖其罪戾或自貽戚然亦恐未必盡出治親齊家之美意審如是欲以保國而延歷難矣今宜于同姓中不問親疎選擇賢才布之內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衆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敵戡難之功者宜漸為茅土之制星羅而碁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仇敵知趙氏之居中國者尚如此其

衆既失而得復者非獨陛下一人而已則其撲炎火之橫心立異姓之逆謀庶其少息乎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綱紀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綱紀以法祖宗綱紀存則存綱紀亡則亡所係如此夫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于君子爲難盖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

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絶君子一去則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乆且逺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然則陛下欲求君子而用之而不愛爵禄以待其人豈非甚不易得者乎君子未得而已試無堪敗事顯著之小人稍稍類聚其未至則召之惟恐其不來其既至則用之惟恐其不速混然雜進其黨

必集所謂悔過用賢之意與陛下反正之初絕不侔矣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輸之敵國耶將以汲引豪傑延致英雄而標的如此是猶却行而求前北轅而適越爾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以後陛下之家戒矧當今日否塞之氣充牣于中原陰長之滋勃興于兵革非得希世異材上下內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復而否何由傾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也右文左武者有國不易

之道漢高祖用韓信彭越不以加于蕭曹光武用賈復耿弇不以加于鄧禹唐太宗用李靖李勣不以加于房杜蜀先主用關張二公不以加于諸葛孔明非獨其禮文等降不同其誠心所以待遇之亦異今儒學衰息未有巨賢碩德屹乎朝廷以收運籌指蹤之功陛下所深恃以為心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將耳夫此數人者以近時論之曾不足以當种師道之廝役況望古昔名將乎而偃蹇尨然當負重寄使平寇盜尚或未能豈敢冀其

向敵人發一矢也自愧無以塞責則大言詭論以上欺睿聽慢辭倨禮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文臣所致耳敵人方强不可與爭鋒必以退避自保乘時而動又不鈐勒其衆動則潰潰則盜盜則招招則官反復循環無有窮已其為國家之害豈文臣所敢望哉竊聞陛下推心撫之失于太厚出入內禁不以時節小人不知義理習于所熟以為君臣上下猶朋輩然恃憑威靈無有紀極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

臣願陛下委大臣以心腹待近臣以禮貌當使南衙朝士氣勢重于此徒天下抱才自愛之人必願立于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為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者矣與樊噲為伍韓信猶羞之況儒士乎臣忝奉内朝班綴之後欲求近臣如汲黯之流氣折淮南多得羸驅獘輿惴惴然于長戟大馬之中卒伍賤人皆得以惡聲誰何之不敢正色忤視少拂其勢從臣如此況其下者乎唐制監察御史秩七品衣緑至卑也然銜命出使則節度使

且槖鞬郊迎本朝沿此意郎官出使則序位在轉運使之上凡此葢欲尊重天朝習民于上下之分也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管軍于簾外倒仗聲喏而過吕夷簡為相日有管軍忽遇于殿廊年老皇遽不及降階而揖非有悖戾之罪也夷簡上表求去以為輕及朝廷其人以此廢斥葢守分之嚴如此今見其分庭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不已陛下不為之別異表著是自削堂陛無復等威亦將何所不至哉此綱紀國家之二事也治

天下者必取篤實躬行之士而舍浮華輕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熙寧以前皆守此道至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絶滅史學倡說虛無以同天下之習其習既同于今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適于實用以行事為粗迹曰不足道也其或蹈規矩守廉隅稍異于衆則羣嘲而族笑之以為異類紛紛肆行以至敗國二帝屈辱羿莽擅朝以為是適然耳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為害也夫欲變風移俗

惟係上所好惡韓琦富弼在朝文武兩班升朝官以上即不許自陳磨勘皆聽檢舉所以養勸廉恥恢張四維故當時人知自重風俗忠厚至今乃有身為從臣而自陳磨勘乞覃恩轉官不以為恥者矣推而上之見利必忘義貪得必患失遺其親後其君背叛篡奪便可馴致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萬化之原本于陛下苟力行孝弟則天下忠順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貪汙者屏矣崇行義則奔競者息

矣雄能實則謬誕者懲矣貴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苟反此道則頽波日慢必至于糜爛而後已至于文辭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誠不宜任用以為浮薄之勸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顔博文佞諛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為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肸之召本為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世所謂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復如此故廉恥道消四維大壞則社稷隨之陛下何利焉比綱紀國

家之三事也法度者所以治天下之具號令者所以行法度之幾而信義者所以出號令之實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重信至于易死疑若太過鄙夫陋儒以智詐譎詭為術者必忽此言然真宗澶州與契丹結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先動宣和宰相王黼一旦敗盟舉兵結遠夷伐與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章閣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敵人得以藉口夫金人何憾于我哉皆契丹甚之假手借兵報減

國之怨耳失信之禍乃至于此孔子之言良不為過而近日以來朝廷失信于民尤甚臣不能徧舉其目但如所謂前降指揮更不施行如所謂已差下人别與差遣此等奏語必日聞于冕旒之側矣陛下何惜不勑大臣俾審熟思慮而直為此反汗之失以欺駭四方之聽乎今外州郡專制不禀朝命者漸多有之所恃以指揮役使惟在號令出之不審則輕守之不固則疑輕而且疑則制命之權不在陛下矣承受既數奉行實難不曰略

與廳破指揮則謂早晚必又更改近在朝廷尚有此風遠而四方從可知矣陛下縱有真賢實能付之民社仁政惠澤播之黔黎以是之故何由責其功效百姓雖愚然習于知見必謂朝廷之令率皆誑我是心一萌姦雄得以誘之矣此綱紀國家之四事也郡守縣令者親民之官監司者統臨州縣之長天下之治起于一縣縣治則州治州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主必慎擇居此之人既得其人必久任之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罰焉近日

已來朝廷移易郡守監司無月無之殆不可勝紀東南路分不過十數何為紛紛如此陛下宜察其故矣謂其不才而罷之耶則曷若考慎于未命之前也頋恐未必然特出于用事者之私意耳民力已困財用已竭潰兵劇賊方羊乎其間戎務軍須交制乎其上朝廷憂勞嘆息而未能救尚忍不為擇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以撫綏之乎臣願深詔大臣自今已往于郡守監司縣令斷以三年為任非有大過勿輕移改縣令不許輒從奏辟去官

其有貪汙爲民害者舉祖宗法痛懲治之仍許內外侍從官舉所知堪爲令者歲一人後不如舉貶秩示誡留意此事庶幾斯民于鼎沸之中有蘇息之望又令吏部無闕以待入官之人士無所得祿一切苟且求權攝以度日見居官者不能勝任逆避患害則求差檄幹辦之名苟營俸粟無復宿業之志欲事治而民安難矣今欲乞專委諸路帥臣轉運提刑不以遠近共限一季申明部內見任及闕官已授未到職位姓名恭三司之實付

吏部為案柢以行差注諸有以便宜從事辟置官屬者必用曾任令録以上無過犯人其奏補出官及曾以不職無治狀罷者不聽奏舉奏補人必依舊法試銓無銓則于逐路運司歲一試之仍增時議問策各一首精其選少其數中格則出官以絶請求賄賂冗食之弊肅清仕路政在得人此綱紀國家之五事也臣稟賦凡下無大過人然夙夜思之又考之往古揆之公論所得如此于當世之務雖未能盡亦可見其大概矣維陛下動心

加慮反復而求之隆寬降意開納而聽之萬一可行則
至誠惻怛奮乾之健而速圖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以
為今日難于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于今日乎往者雖
不可復追不當謂無可為者而遂已也天定勝人大福
不再深可憂懼今年之春震雷大雪白虹貫日中有黑
子錢塘之變實先垂象恭以上天之仁眷顧陛下懇懇
至厚所以申命用休者不啻再矣陛下出于屯難側身
怨艾親近書史引對多士減徹玩好躬親庶政亦非彼

維揚之比臣民共知不可誣也然任至重者力必強責至大者憂必深天下萬姓以二帝之故所望于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迺閏月金犯大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旦日有食之車駕彼有思患預防之行明堂遂虚陽德大弱錢塘受賫之地豈可再枉六飛縣名柏人漢祖不宿若趨會稽幸三衢則地形窮僻扈衛益勞貢賦不通財用益窘道路艱阻朝覲益稀郵置迂深命令益隔人知陛下無復興之志威權日削無可瞻望投戈四逸孰能止

之惟有臣區區之言理明事順思迎父兄誓報讐敵奮志強厲有進無退庶足以感發軍情率先將佐于危絕之中求生全之道此非怯懦畏避之所能濟也不然而姑恃天命之不庸釋是猶不耕于田枵腹以待嘉穀之旅生不績于麻露肌以待野蠶之成繭事理之必無者矣又惟斯民戴宋無二者徒以祖宗德澤深厚人未忍忘雖甚塗炭猶未瓦解雖甚怨怒猶未反叛然以比來巡幸所過觀之道傍里縣之民一切空盡以避兵卒其

甚者田疇荒萊室廬破毀生聚不保滿目蕭條殊非來蘇望幸之美傳示四方何以彰德頃在建康已獲敵人之覘者以此知敵人雖負十全之勢而限以長江不敢輕渡然屯駐山東聞有數路並入之謀陛下不深委將相早為防遏但欲深尋幽遠則回顧州郡復為虛邑必曰君王尚且畏避何以責我守城民心覩此安能久忍而無變亂若不望風納款以事敵人必將推賢擇能以自保治陳勝吳廣因民不忍而劉項乘之秦遂滅亡者

蓋本于此古人稱中興之治者曰撥亂世反之正秦不正而甚亂漢高祖反之正而興焉王莽不正而甚亂光武反之正而興焉隋不正而甚亂唐太宗反之正而興焉唐末五代不正而甚亂我太祖皇帝反之正而興焉反之正者反易其道究其敗亡之由盡更而去之猶反覆手之易也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敵人雖强暴其亡可待特恐中國豪傑因之而起反我之亂興彼之治則陛下之大

事去矣天下記之野史書之善惡榮辱垂之方來後人觀之亦猶今之視昔夫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楚以七千里而為讎人役今粘罕之強未如秦其横行于中國無人不怨則有甚于始皇之于六國也東南形勢控帶江山兼有吳楚之地坤維嶺海提封自如非如湯以七十里而起也而乞憐偷生之勢乃甚于楚之為秦役此臣所以日夜憤懣為陛下痛惜而傷大臣之過計也昔宗澤留守京師一老從官耳猶能致誠鼓動羣賊北連

懷衛之民誓與同迎二帝皆相聽許剋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不幸為黃潛善所惡百方沮抑憤悒而死其志不就羣臣亦無敢以澤所謀達于宸聽者以此知人心未厭二帝之德何況陛下身為子弟責孰加焉誠欲北向而有為臣將見鋤耰憏于長鎩奮臂威于甲兵舉四海惟陛下之用決不為失策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為與不為耳五路事宜張浚已行措置令能使淮南荆襄肘臂相應山東合從則敵人所守者數千里之地兵分

勢離𢷬亢擣虛攻其不備多方以誤之不厭不退以十年為期陛下必能掃除羣氛一清天步修上京之廟貌拜翠𥿡之神皋逺迓父兄歸安鳳闕再親儀物永固皇圖陛下于時憂責方已巍然南面稱宋中興永永萬年欣懷無斁其與愓息逋藏蹈危負恥有如今日豈不天地相絶哉臣本陳外之蹤無所知名誤蒙眷求擢侍左右顧睞之温寵遇之榮多士流傳以為口實重惟職司記注掌書言動喪亂已來典籍廢缺官業不舉素餐是

愧況覩烽烟未息敵騎憑陵鑾輅徬徨民無死所臣于
此日得近清光有知不言有言不盡苟非畏禍即是欺
君震懼于衷不能自已戇愚抵冒理合誅夷寬仁如天
恃以無恐倘或其言可采有補大猷尺寸之功垂名竹
帛是古人之所榮微臣之至願也干瀆威嚴臣無任隕
越俟罪之至

斐然集卷十六